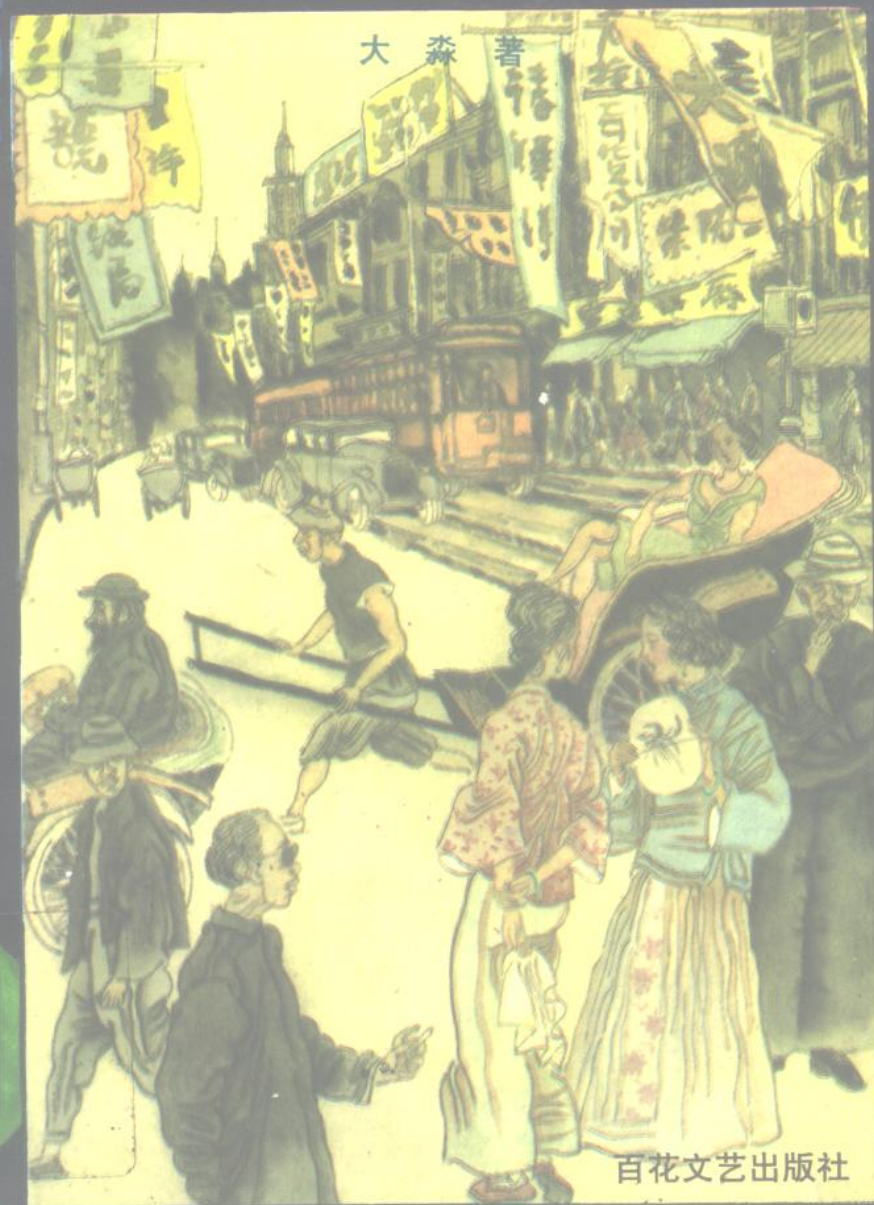


青帮恩仇记

大 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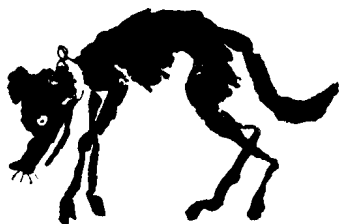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青帮恩仇记

大森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青帮恩仇记

大 森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¹/₄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6-1852-0/I·1641

定价:13.80元

目 录

一、拜师入帮	1
二、绝代佳人	9
三、祸起凤凰楼	15
四、陈公馆求情	22
五、南市警察分局	30
六、梧桐情结	37
七、督军府舞会	43
八、天津贫民窟	52
九、酒场·情场·生意场	62
十、丽达绣品店	68
十一、孽海情天	75
十二、午夜疑案	85
十三、初识穆森林	94
十四、天有不测风云	97
十五、梦,碎了	102
十六、吴督军活埋方月红	111
十七、情探西役所	120
十八、铤而走险	126

DA54/04

十九、阴错阳差	133
二十、丑妻与风流丈夫	140
二十一、东窗事发	146
二十二、结草衔环	155
二十三、周老太大闹喜堂	169
二十四、痴情女	174
二十五、风乍起	183
二十六、审乌盆戏院闹鬼	191
二十七、九大青龙血战南市	196
二十八、他·她·他·她·他	200
二十九、五朵金花	213
三十、奇异的大丧宴	226
三十一、郑佩茹和小岛太郎	238
三十二、甄慧娟和倪若兰	246
三十三、新年拜祖拜佛	259
三十四、淑女坠入爱河	273
三十五、红香别墅	280
三十六、离恨天	290
三十七、社会最底层	301
三十八、杀父之仇	312
三十九、走出迷雾	319
四十、甥舅之间	330
四十一、烈女	347
四十二、尾声	355

一、拜师入帮

霓虹灯在茫茫夜色中旋转闪烁，它标志着现代文明已取代了古朴和纯真。星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沦陷后的天津南市，被刀光剑影映射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这个被人称为“五毒俱全”的地区，经历了清末八国联军进中国、旧军阀的统治，而今又不幸跌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走进南市，触目的净是赌场、枪场、花会、妓院和酒吧……五花八门、星罗棋布。只要你囊中不羞涩，那么，这里就是你的世界。想杀人吗？好！你可以雇佣职业杀手。当然，不愉快的事情更多，比如被偷、被抢、被绑票……于是，这里的生意人开始波动着同一频率的心理脉冲：寻找青帮，加入青帮！

人人都知道青帮帮规的严厉与残酷。加入青帮，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但青帮里有一条规矩：不欺负本帮中人，而且还要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进了青帮就如同进了镖局。仅此一条，足以构成对商户的吸引力。

天津青帮大字辈的唯一传人陈英华就要收徒弟了！这个

消息不胫而走，在青帮的成千上万弟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这些未来的青帮弟子应属“通”字辈，而现有的弟子却大部分属“悟”辈甚至“悟”辈以下的，平地冒出几个师叔师爷来。虽说各干各的，毕竟是同一江里的鱼儿，怎能说日后没有碰撞？

以前收徒弟说收就收，从未有任何筹备。然而这次却要经过三天的短期培训，让侏子们——青帮管等待入帮的人叫侏子——对青帮有个大致的了解，以达到自觉自愿。

阴历八月十五日定为正式开香堂的日子。一大早，周育才偕同他的拜把大哥徐长泰、二哥张永福赶至香堂门前。在那里等待的，还有另外六个侏子。一行九人由引见师带进香堂。

烟雾缭绕的香案上供奉着众多牌位。靠左边是翁、钱、潘三位祖师爷的牌位，中间是天地君亲师及历代祖师的灵位、小祖爷灵位。右边则是金、罗、陆祖及太上老君的灵位。

今天要拜的本命师陈英华——天津市内河航运总署署长即端坐在香案前的一旁。在周育才的眼里，这位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本命师也是一个神道，或者一个灵位。而那些灵牌竟也仿佛活的一般，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真的，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哪个都是那般的庄严肃穆，来不得半点不敬或亵渎的。他们这一行九人齐齐地跪在地上，虔诚地一一拜着那些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牌位。在他年轻的记忆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庭之外的什么地方跪这么久，直跪得双膝发麻。

其实，关于为什么要加入青帮，青帮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干些什么勾当，他并不甚了了。短短的三天培训，只向他们灌输了某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年仅二十三岁，刚从日本东京大学

留学回国的周育才，始终没有从妻离子散的厄运中走出来。在他的眼前，不时闪现出酒井千代子凄惶无助的眼神，以及两个孪生女儿惊惧的哭声。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身为抗战前中国最后一届留学生的他，几乎是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的。才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奄奄一息的父亲在弥留之际给他留下了简短的遗言。第一条，就是要他拜陈英华为师，加入青帮，列通字辈。这个老头子叫周守田，也是青帮大字辈师傅。他本来有资格立即收儿子为徒的，可他不愿意这么干，因为那样会使同帮中人认为周育才只是浑水而进，瞧不起他。安排儿子拜他的好友陈英华为师，无疑是再好不过的抉择。这不仅仅由于陈英华在青帮里的辈份大，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特殊身份。陈是旧军阀时期的财政部长，又是当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在吴佩孚执政时期他就是大红人，日本人进了天津，利用他的威望，把内河航运的实缺补给了他，使他成了天津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儿子年轻，只要有了这个师傅做大后台，哪个还敢欺负？

对于父亲的用心之苦，周育才很清楚。正因为此，他才必须遵从。周家历代一脉单传，到了周守田这一代，几乎断了子嗣。周育才本是周老太胞妹所生，算是螟蛉子。而周家到了周守田这一代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在南市开金店、酒馆、书局，生意兴隆真的可达四海。但近年来，周守田不知怎地，身染痼疾，生意场上随即滑坡。他想力挽狂澜，但身体日衰一日，无有回天之力。在他重病期间，周老太几次电催周育才回国。然而这个周家宠爱备至的螟蛉子好像压根不准备继承任何遗产，立志在海外开创自己的世界。直到七七事变后，日

本当局下了“逐客令”，他才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回家的第二天，周老太——他的养母——把他带到了父亲的病榻前。昏迷了几天的周守田忽然清醒了。曾经学过医的周育才知道这不过是“回光返照”。周守田拉住他的手，要他答应三件事。第一件，我们前边说了，就是拜陈英华为师，加入青帮，并说这事已安排好。第二件，叫他无论如何不要抛弃原配妻子王淑贤，因为在他害病期间，这个儿媳竭尽孝道，伺候他无微不至。第三件——周育才永远忘不了，临终时的父亲依然那么惧怕母亲，在留最后一条遗嘱时，还可怜巴巴地看了周老太一眼，然后，似乎下定最后决心似的，决然地说：周家还有另外一个继承人……周育才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瞪视着父亲。但是，不知周老太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一甩手把桌边的药碗打落在地，随着“啪”的一声响，药碗碎了，药汤泼了满地。对于健康人来说，这当然无足轻重，可对于虚弱得只剩下一口气的周守田，这简直是催命炸雷，把他轰得魂飞魄散，一句话只说了一半，剩下的部分便永远带到阴曹地府里去了！这当然给周育才留下了个难解的谜。后来他问过母亲，可周老太推说什么都不知，还说那可能是周守田在讲胡话……

“周育才，今日抱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代？”

陈英华一句问话，把他从冥想之中唤回了。他不解地望着师傅，不知所云。陈英华气得变了脸色：

“怎么，你没听见我的问话？你——思想开了小差？来人，把他轰出去！”

一句话没听见就该轰了出去？这日子往后还能过吗？干

脆……周育才咬咬牙，正要立起来从此一走了事，跪在旁边的张永福伸过一只手来使劲按住了他。与此同时，坐在香堂另一侧的一位老者开腔了：

“陈署长海涵。小甥刚刚丧父，尚未出七。他心里难过。当然，这并不是理由。可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请你网开一面，让他入帮后多多效劳，将功补过——克俭，你应当知道咱们帮会的规矩，拜师礼是再庄严不过的，你怎么可以走神呢？还不赶快向师傅认错！”

说话的是周育才的表舅父吴督军，极有面子的。克俭是周育才的字。周育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有比日本武士道还要严格的行师礼，他真不想把这个套套在自己脖子上。然而，吴督军的话对他是以构成震慑的力量。因为，这个天津有名的大富豪不单单是周育才的表舅父，还和周家，具体地说，和周老太有着传奇式的关联。周育才不止一次听过周老太讲，吴督军年轻时父母双亡，落魄江湖，是她怜惜他，将他收养在家，谁知这个浪荡子一不读书，二又不务正业，专喜声色犬马。身为表姐的周老太几次训斥他，他非但不听，反而偷了她家里的许多金银器皿，远适他乡，音讯皆无。周老太恨自己有眼无珠，收了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她却万万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表弟居然身着高级军官服装，带着四名护兵马弁来看她，说是当上了吉林省督军。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他用偷她的钱捐了一个警长，步步爬了上去的。还说古代韩信有“一饭千金”的美传。他也不是孬种，这次回来是专门报恩的。就是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周家才一跃而成为天津东郊的首富，在城里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大买卖。周育才所以能留学日

本，生怕还与这位督军表舅有关系呢。如今吴督军已退休，却不甘寂寞，历经数载，又在天津杀出了他的天下。才出校门的周育才，深知自己要想在天津立足，还得依仗吴督军和陈英华，哪能只凭一时冲动，使自己陷于困境呢？倒不如顺坡下驴的好。这么一想，他便说：

“陈老师息怒。学生这几日思想混乱，犯了帮规。现在学生知错了，请老师原谅这一次，以后一定谨慎。”

陈英华紧绷着脸，不即回答。他在沉吟。论关系，他和周守田、吴督军都算世交；论爱才，他自己就是个大才子，当然格外赏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育才。试想，今天他要收的九个弟子中，除了周育才，哪个留过洋？刚才他要轰周育才出去，自然是气话。可面对眼前这个心性高傲的学生，不煞煞锐气，以后怕难调教。何况，今天的香堂如此隆重，众目睽睽，若是轻轻放过，自己的威风去了哪里？这么一思忖，他终于说：

“好。周育才，既然你坚决留在帮里，那就得按帮规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来人！”

两个彪形大汉随声而到。

“给他一个金蝉脱壳！”

“脱哪一个？”

“老十！”

整个香堂鸦雀无声，只有缕缕缭绕的香烟在告诉人们这里正在进行着青帮的入帮仪式，而不是法院在开庭。周育才还没有弄懂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惩罚，他的左手小拇指的指盖已被一支尖嘴钳子硬生生地钳掉了，血肉模糊，疼得他几乎昏死过去。自幼锦衣玉食的他，哪里受过这般苦楚？按他的性子，

真想痛骂几句，拂袖而去。然而他多年的修养又提醒他，骑虎并非难下，实则不可以下。既然上了虎背，就应该设法把老虎驯服，成为自己的脚力！于是他咬紧了牙关，一声没吭。

一个刚刚步入人生的年轻学生，居然能这么平静地接受痛彻心腑的撬刑，反让陈英华及在场的所有人暗中赞叹了。陈英华又叫人给周育才包扎了伤口，然后宣布拜师礼接着进行。他的口气缓和多了：

“我重新问你，周育才，今日抱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代？”

周育才强忍着切肤之痛：“有。徒弟知道。”

“说说我帮的三堂、六部、八师、二十四辈。”

“三堂即三老，为香帮祖师爷翁佑堂、钱保堂、潘安堂。六部，引见部、传道部、掌布部、用印部、司礼部、监察部。八师，本命师、传道师、引见师、护法师、文堂师、武堂师、赞礼师、抱香师。二十四辈，圆、明、心、理、大、通、悟、觉、普、门、开、放、万、象、依、旧、罗、祖、真、传、佛、法、玄、妙。”

周育才回答流利，陈英华心中赞赏，但不动声色。只见他摸了摸下巴，又问：

“青帮规矩，有进无出。刀山火海，义无反顾。你可知否？”

“徒弟明白。”

这就算通过了。周育才向陈英华叩了三个头。然后接着下一个人。

九个人全部拜过师，即由传道师发给每人一书名《海底》。《海底》里边记着青帮的切口、暗语等。

再接下去是净手。一盆冷水，从本命师起，每人洗一遍。

漱口。一大海碗水，一人喝一口，不准碰碗边。

下边就是主拜师帖了。帖子用的是大红纸。正中写着本命师陈吴华。右边是三代简历、姓名、籍贯等。帖子反面即为誓词：

一祖流传，
万世千秋。
水往东流，
义无反顾。

九个人一起大声朗颂誓词。陈英华当即宣布，从今日起，徐长泰、张永福、周育才、郭二虎、范小宝、许国栋、胡庆生、吴立强、陈永江等九人为天津青帮“通”字辈九大青龙，并纹身以为标记。

二、绝代佳人

折腾了整整一天的拜师礼终于结束了，周育才感到全身酸软，仿佛瘫了一般，那小指头还一阵阵钻心般疼痛。这一天，对于他来说，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场魂闯鬼门关的恶梦。

周育才的汽车早已停在庙门口，他的司机阿三也已等候多时了。周育才上了汽车就合上双眼，试图恢复一下紧绷过度的神经。

这时，已到了万家灯火时分，喧闹了一天的大城市业已进入了睡梦之中。惟有日本巡逻兵或伪军从街心穿过，提醒人们这是一座沦陷了的城市。

阿三一踩油门，加快了车速。转弯处，突然一个人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地横过马路。阿三一个紧急刹车，但已将那人撞倒。阿三急忙打开车门，下车去把那人扶了起来。

借着雪亮的车灯，阿三一看，原来被撞倒的并非别人，竟是铁路局工段长叶志猷，他所熟识的，一个颇具正义感的好人！今天这是怎么啦，居然醉成这个样子？阿三关切地问：

“叶段长，真对不起，我开车开得太快了，伤着您没有？”一

边扶他起来。

叶志猷双目发直，愣愣地瞪住阿三。

“你——是谁？干啥不轧死我？这年头，还是死……死了好！死了——痛快！不，我不要死！小日本不让我活，我偏不死！我有三个女儿，我……我不死！我死了，不瞑目……我——小日本才该死！小——日——本——”

一队日本兵从远处走近，阿三慌忙堵住他的嘴，一面回头拿眼瞅车里的周育才。周育才说：

“你既然认识他，先扶他上车吧！”

阿三正欲扶叶志猷上汽车，叶志猷忽又猫下腰去，拾起一包东西，嘴里胡乱说着：

“这可是好东西呀，小日本送的……”

阿三赶紧把他推进汽车，发动了引擎。

叶家住在老车站与娘娘宫之间，阿三并没去过，叶志猷又醉得一塌糊涂。汽车拐来拐去，阿三生怕惹恼了少爷，心里只慌。周育才一句话给了他一个定心丸：

“阿三，帮人帮到底。带他到马路边吃点西瓜，或许会好些。”

“少爷，你的手指头——”

正说着，叶志猷忽又呕吐起来，阿三一眼不见，竟吐到汽车里，酒臭气弥漫了整个汽车，令人恶心难当。

周育才皱皱眉头，没说话。

阿三匆匆找到一些废纸，把呕吐物大致收拾了一下。

这下子叶志猷反倒清醒了，看到阿三收拾自己的呕吐物，很过意不去，忙帮阿三收拾。阿三说：

“叶段长，您醒了就好。这是我家少爷，是他让您上的车。”

叶志猷这才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育才说：“谢谢你，周少爷。弄脏了你的车，太对不起了。”

周育才说：“没什么。我平生最喜杯中之物，喝多的时候也是有的。可今天，如果我没猜错，您一定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日本人接管车站的时候，我没有去迎接，被小人进了谗言，日本人就把我给解雇了！瞧——”叶志猷拿起那包东西，“这是日本人给我的遣散费，一包大烟！”

周育才沉吟片刻之后说：“没关系，说不定我能帮您。你把地址告诉阿三，先送您回家。有了机会，我再让阿三通知您。”

叶志猷大喜过望：“今天我是遇见好人了！先谢谢你，周少爷。”

“我们少爷刚从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回国，多少名人三聘五请地想用他，他还不肯去呢！”

“噢——”叶志猷抬起眼睛，认真地打量了眼前这位风流倜傥的少爷，若有所思。

汽车开到叶宅门口停了下来。那里，一位绝色女子正立在门口翘首张望，看见叶志猷下车，她三步并做两步奔了过来，嘴里喊：

“爹，您到哪里去啦，这么晚才回来？”

“回去再说。先谢谢周少爷和阿三大哥，是他们送我回来的——这是我的二女儿银凤。”

周育才和银凤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今日正值月圆之夜。这个在月光沐浴中的女孩天生丽质，楚楚动人。无论是颀长又富曲线美的体材，或是凝脂般的肌肤，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弯

弯的眉毛，高高的鼻梁以及涂朱般的小嘴唇，都使人感到她飘逸出俗，宛若嫦娥仙子下凡。

周育才完全惊呆了！阿三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他仍不觉。阿三只好再踩他的脚，周育才这才感到自己的失态，忙微笑着向叶银凤点了点头。

叶银凤莞尔一笑：“谢谢你们送我爹回来，屋里坐会儿吧？”

周育才却说：“天晚了，改日再来拜访。阿三，咱们走吧！”

银凤扶着叶志猷目送着周育才和阿三上了汽车。汽车已经开动了，周育才又忍不住扭头向月下美人张望。阿三笑了：

“少爷，想必你是看上这位小姐了？”

周育才半闭着眼睛做遐想：“人世上居然有这等绝色女子！我也算是经过的、见过的。历史上中国出过四大美女，却从未见过现代美人如此女者。都说巴黎女子最美，日本亦多秀女，可怎么竟没有一个人叫我一见就如此动心的呢？”

“少爷，别怪我多嘴。你在日本娶的太太……”

“她是我房东的小女儿，长得不错，人也温顺可爱，然而她绝对够不上美女之称。何况我们是被历史捉弄而分手的，明知相见无日，我临走时给她留下了话，让她别等我。”

“少爷要是真的看上了叶小姐，其实倒也不难，只是——”

“别吞吞吐吐的，只是什么？莫非她许配了人家？”

“那倒没有。可我想老太太不会答应。早年老爷想要纳妾，老太太死活不答应，老爷没办法，只好在外边租房子。”

“阿三，这些事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